

中国现代

小说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在黑暗中

丁玲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在黑暗中

● 丁玲

据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二八年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「为人生」与「改良社会」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份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「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」。（郁达夫语）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衍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编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本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

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「开放型」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

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，这或者要被讥为「菜刀不削自己的柄」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丁玲（1904—1986），原名蒋伟，字冰之，湖南临澧人。

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女作家。她的小说创作以1930年为界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早期小说主要反映二十年代青年女性追求个性解放，恋爱自由，渴望新生活，而又寻觅不到正确道路的苦闷、空虚、徬徨，甚至绝望的精神面貌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《莎菲女士日记》。1930年5月丁玲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6年去了延安，尔后投身于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前列，她的小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作品基调变得坚实、开朗、明快，原来笔下的人物一改觉悟了的工人与农民了。194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是她这一时期的力作，也是她小说创作的高峰，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。

《在黑暗中》，1928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，是她的第一个小说集，收小说四篇，首篇《梦珂》发表于1927年的《小说月报》，是她的处女作，收束未免仓促。翌年8月发表的《莎菲女士日记》则圆熟得多，小说发表后，在青年读者群中获得共鸣，也赢得当时文坛上的好评，而丁玲也由此跃上中国现代文坛，成为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。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扬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
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
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
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
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
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
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
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
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
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
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
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
二十五、徐 汙：《鬼恋》

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
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
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
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
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

目次

梦珂	一
莎菲女士日记	四八
暑假中	九四
阿毛姑娘	一三七
最后一页	

梦珂

一

这是九月初的一天，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。

「看，鼻子！」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，脸朝着她的同伴。同伴慌了，跳过一边，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，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。

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，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。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只哼的样儿发笑。

「笑什么，看呀，看红鼻先生的鼻子！」

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。新学生进校没多久，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。不过这一个教员，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，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。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：如同眼呢，是一个钝角的三角形，紧紧的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，走起路来，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

黄发。还有那咳嗽，永远的，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，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的。

这时他是从第八教室出来，满脸绯红，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，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，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；这似乎是警告，又像是叹息：「唉，慢点呀！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。」

气冲冲的，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。

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，打网球的几个也就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。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。

「是怎么回事呢？」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。大家便一哄的挤了进去。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在轻声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骂着……靠帐幔边，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，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，既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实的眼光，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是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。

「喂，什么事？」扭开门的女生问。但谁也没回答，都像被什么骇得噤住了的一样，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。

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，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，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。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，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，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奶头来，紧紧的瞅着，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

颗大颗的在流。

「揩干！揩干！值不得这样伤心哟！」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，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。

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，虽说止了哭声，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：

「这都是为了我啊……你，……我真难过……」

「嘿！这值什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么的！把眼泪揩干，让我来送你出去。」

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，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，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，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，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。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。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，谁也听不清谁的。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起来：

「好吧，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！哼，——我，我是无须乎什么的。我走了！」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群，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。教室里更无次序的混乱了。

「喂，谁呀？」

「三级的，梦珂。」

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。

以后呢，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。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。红鼻子先生还

丁玲·在黑暗中

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。直过了两个月，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，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，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，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。

梦珂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。当太守年轻时，他生得确是漂亮；又善于言谈，又会喝酒，又会花钱。从起身到睡觉，都耽乐在花厅里。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，以及贩古董，字画的掮客们去承奉他，终日斗鸡走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，无奈只好去运动做官。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，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补缺，谁知不久就被革了，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。于是他便在怨恨，悲愤中灰起心来，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，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。但不幸的事，还是毫不留情接踵的逼来，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。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，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，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，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，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，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，他的游荡，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齟齬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，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儿中，夹着焦虑，忧愤，慢慢地也就苍老了，在那所古屋里。

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，伴着那常常喝醉，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，长得像一枝兰花，战蓬蓬的，瘦伶伶的，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学会的，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，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脸一阖下，就长声的叹息起来。不过，也许

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得有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原故，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，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。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。

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，也曾进过酉阳中学。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。为了读书，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，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他的独女，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，他的堂妹。

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，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。直转了十来个弯，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。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，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仰起头直喊「小姐，小姐，客来咧！」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：「谁呀？梦妹，快上来！」

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。她俩在小学，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，一块儿玩耍。当梦珂到上海不久，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，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，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原故。自匀珍搬来后，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，星期下午才又回校。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。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，还不很能同表姊妹们厮熟，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里一样。

匀珍是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，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，是不是学校又放假，并请她坐，还接着说：「只有两句了，等一等好吗？」既至没听到答声，于是赶忙丢下笔，一面把头抬起：「不写了。怎么，你，你不好过吗？」

梦珂始终沉默着。

「哼，不知又是同谁呕了气。」照经验是瞒不过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里虽说已明白，口里却不肯说穿，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。明白这意思，又赶快停住口不说。

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，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吃面时，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，新杆的菠菜面，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。是的，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，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，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当水流到悬崖边时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几十丈，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，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。树呢，总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十人围拢来还不够大的古树。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。老太太不住的说，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。毛子，匀珍的弟弟，却忍不住了：

「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，并且也没有这样好……」

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。本来，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，并且酉阳的圣宫——中学校址——是修得极堂皇的，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，柱头也像桌子大小。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，五六十级，也就够爬了。「哼，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，看是多么笨，孤另另的站在操坪角上，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，像个什么东西！未必你们忘记了？想想看：好高！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，足足总有五六丈，上面的叶子，巴斗大一匹匹的，底下从不

曾有过太阳光，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，才算标致。你大哥在时，还常常当打到东边就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，只要有花，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来，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。勾儿总该记得吧！

勾珍眼望着父亲，含含糊糊的在答应。

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。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，躲在岩洞里看西厢，一群男孩子，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，等到天晚了，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便跑了过去，她也就走出洞来，趁着暮色回去。么姑娘——看名称总够年轻吧——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，这么妈是曾在她家做个三四十年的老仆，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蹬上等着她。

「快进去，爹在找你呢！」

先要把书塞给么妈，是怕爹看见了骂人。爹一听到格扇门响，便在厢房里问道：

「是梦儿吧，怎么才回来？」

于是么妈就忙了起来，喊三儿——么妈的孙女——去给姑儿打脸水，四儿去催田大的饭，自己就去烫酒，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，没倒进壶里去，却漏满了一地，直到喝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个空壶，父亲和梦珂都大笑，三儿四儿也瞅着奶奶好笑。被笑的不快活，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唤鸡，三儿才又舀一壶酒来烫着。

喝酒的时候，两人便说起梦话来。父亲只想再有像从前的那末一天，等到当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维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尽情的去辱骂他们，来一雪这许多年来所尝的人

情的苦味……梦珂是只愿意把母亲的坟墓修好，筑得正像在书上所看见的一样，许多远便应排起石人，石马，一对一对的……末了，父亲发气了，专想找别人的错处好骂人。有时态度也会很温和的，感伤的，把手放到他儿女的头上，摸那条黑油油的长辫子，唉声的说：「梦，你长得越像你母亲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近来又瘦了……」梦珂于是便把手遮住眼睛，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动也不动。

一到雨天，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。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，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——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——去听雨。父亲又一定要梦珂陪他下棋，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，结果，让步的还是父亲。

想到父亲绯红着脸只朝着她抢棋子的样儿，她不觉得微笑了。匀珍轻轻推了她一下：「笑什么？」

望着匀珍更兀自好笑。那梳双丫髻的匀珍的影儿在眼前直晃。还有王三，袁大，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，几人在块时，总喜欢学那些男孩子跑到后山竹园里接竹尖。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树上溜了下来，却窜到桃树上去，并且捡起大桃子去打匀珍的丫髻。尤其好欺侮猪八戒，这是她给袁大的浑名，但袁大却顶同自己要好。这自然是因为又常让着她的原故。顶有趣还是瞒着么妈偷一篮芋头，几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树下烧来吃。捡毛栗，把菌子……现在想起这些来，都像梦一般了。还有那麻子周先生，讲起故事来多么有味，胡子在胸上拂来拂去的……

越想越恍惚，什么事又都像明确在眼前一样，连看牛的矮和尚，厨房田大，长工们也觉